

莫 劍蘭

一九五三年出生於臺中，就學成功國小、中女中六年、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畢業。以筆名「默見」從事文藝創作多年，曾獲得九歌兒童文學獎，著作《兩本日記》。近年關注親子教育，投身成長團體，美國豐收神學院基督城分校碩士畢業。曾任職貿易公司、關渡基督書院輔導室、華人教會幹事。育有二女，目前有三名孫子女，與夫婿旅居紐西蘭，熱愛旅遊、寫作。



六十想飛

家敏走了。

在捷運淡水線上，讀到這則消息，太震驚了，以致於手中的智慧型手機幾乎滑落在地。這支手機是家敏送我的六十歲生日禮物，她一直嫌我太落伍，資訊晚了三十年。反諷的是，我仍然用得不習慣，一丟月餘，看到這則消息，已不是新聞了，整整三個月後才得知。慌亂中，我急忙要找回失落的拼圖，手指的動作遠遠趕不上網路的瞬息光纖。在急駛的車廂內，尋覓著她生命中曾經的貧瘠與豐饒。

兩個月前，喪禮舉行過了，是基督教的儀式。「會不會很冷清？」訊息瞬間閃入：「不會，不會。充滿了鮮花和詩歌，溫馨而莊嚴。」我稍感安心。

家敏和我同住一個村子，她皮膚粉嫩白皙，從小被稱為「白妞」。相較於她的白，

天生蠟黃的我，就被叫成了「黑妞」。我和家敏相好，是愛她的名字有當時當代玉女紅星尤敏的敏字。我們還一同看了電影《星星·月亮·太陽》，私下交誼更深。晚餐飯後，我們一起爬上警察宿舍二樓，眺望極遠處鬧區新開張的遠東百貨閃亮的鮮紅霓虹燈，那個年代全新的警察宿舍仍未完工，所有的金屬門把都被不良少年偷拔了去，當成破銅爛鐵賣錢花用。初高中又同一學校，家敏前衛又新潮，從不把校規放在心上，髮際需耳垂上一公分，黑裙要膝蓋下十公分，她總有理由躲得過教官的抽查，例如不能剪髮是因為祖母新逝，這個理由她用了三年。

家敏極愛綠色，跟大自然有關。我們在秋割的季節裡，一同遊三地門、尖石鄉，山澗水藻，綠叢林、寶藍翠，仍餘留盛夏遼闊的深墨。我們一同上了六年中女中，墨綠更是朝夕的清一色，腦髓是千迴百轉的迷宮，那些日子就算風中行乞也等同億萬富豪。我們自比是野地百合花，也是撒在荊棘裡的種籽，想不到，這些煙塵繚繞的往事，也近四、五十年。

直到畢了業、出了社會，各自成了家，有各自要忙的生活圈子，我們才無法像從前如膠似漆般放縱的情懷。她愛介紹自己是敏捷的敏，可惜，她從來不是家事熟練者。偶爾會聽她說丈夫就常嫌她不會做家務，她會回槓：「不做家事？那兩個孩子是怎麼帶大的？」

我會勸說：「家敏，是不會！不是不做！」她仍無奈地搖頭：「唉，都一樣啦！」家敏是真的不會做家務，一個家堆積得像是資源回收場，方便的是，要什麼都有，且隨手可得。她在外頭，體面得像個貴婦人；在家，可以拿個塑膠杯盛水給客人喝，她家馬桶永遠有一圈黃漬污垢。認得家敏，習慣她，就習慣這一切。

四十歲那年，家敏選擇移民紐西蘭，拿到了身份，為了孩子前途，又遷徙澳洲。好的是，她每年必帶孩子回臺渡假，我們的見面不曾間斷。都四十好幾，她逛街仍看的是少淑女服飾，最好的理由是為女兒挑選衣物，買回來的若女兒不鍾意，她正好自己撿來穿，她的穿著永遠比我們年輕。

男主人就一直留守臺灣賺錢養家。從頭幾年的每年兩趟探親，家敏帶著兩個孩子興沖沖地去機場接丈夫，見他逍遙自在地提著一件手提行李出關，沒有一點鄉情食品的慰藉，不說孩子們洩氣到極點，家敏抱怨：「無謂那可以托運的三十公斤！」轉而變成一年一次探親，到兩年一次，直到家敏發覺有第三者入侵……或許，為時已晚？

人生猶如單行道，做了一種選擇只得往前，所以沒有對照組。如果，如果當初她沒有選擇移民，又會是什麼結果呢？

家敏敘述事情，喜歡鉅細靡遺的詳盡；但總被聽者潑冷水，沒耐心聽，常被打破話

題，要求講重點。這種衝突，常發生在夫妻關係上。要家敏只講重點，不重視前因後果，來龍去脈，那麼，她寧可不講，免得破壞了故事的精彩，這點，我倆惺惺相惜，又都是電影迷，一向偏好家庭倫理劇情片。

在《天氣預報員》那片子裡，因為駱駝腳趾很緊壯，可以行走在燥熱的旱地沙漠，這一轉念，父親可以和肥胖的女兒快樂地逛街購物去。家敏為自己也有肥胖的女兒找到出口，在未成年之前，別讓自己面對成年人的困境。當預報員知道已然破碎的家庭無法復原時，準繩定向一點，在冰地練射擊，一射裂冰封的箭靶剎那，心有快感。是的，「沒有人能預測氣象，那只是風！」

家敏將孩子托管，回臺的時間增多。夫妻關係是她要經營的重點。可是，隱隱然感覺到，她常常使不上力。曾問她：「他對妳施暴過嗎？」「他曾作勢要把我架起來過肩摔，因為我批評了他的家人。」雖然是未完成式，就這麼一次，已夠她心寒。他與她說話的口氣，從來就不是商量的，都是命令式。家敏曾言，自己在心裡演練某些情節不下百來遍，她要在孩子長大之後，完完全全為自己而活。問題是，孩子要等到多大才算長大，她籌算起碼都上大學了吧？再往下，就訂在六十歲吧！她要離開這個男人，不為別的算是受夠了氣，該還給自己一點自由。

她想飛的念頭，卻在她老爸過世之後不得不接八十高齡的老母親來家裡住，而暫時打住。有一回，我們一起在商場裡吃東西，年邁的清潔女工打翻推車上待洗的杯盤，被值班經理叫到一旁訓話，家敏心不忍：「如果她是我的母親，情何以堪？這等年紀該含飴弄孫的……」她會想接年邁的母親同住是可以理解的。

要開口向男人做此要求，還得要先吃了豹子膽。男人不置可否，要她自己決定就好。並未特別刁難，卻讓她說話變得結結巴巴的。母親倒是豁達的人，問她沒有父親作伴，會否不適。「他都這麼高壽了，這幾年進進出出醫院，生活毫無品質。這樣反倒對他是好！」

母親在空中閣樓養花種菜，要她開了窗子，聽她彈琴。家敏心惜孩子不彈的山葉鋼琴擱置，臨興起學琴打發時間。只不過是小朋友的拜爾初學，母親就欣賞得沉醉。不似男人，一進門必隨手關窗，說是防灰塵飄入屋，實則不想她反覆叮咛的琴聲擾鄰。凡她的事，他唱反調的多。有一回社區舉行長青健行，來了十九個人，家敏抱怨，其中九對夫妻檔，只她一人落單。丈夫嗤之以鼻：「我們不必曬恩愛。」他不參與家敏的朋友聚會，理由很好用：「我有亞斯伯格症，看了也不認得。」

家敏是在一次回澳洲渡長假，先是牙痛，國外看病奇貴無比，一直沒治好，才發覺

得了口腔癌，治療過程痛楚級數超出她所能忍耐的，她選擇放棄治療。也是在這個時候，她進入了教會，在她發炎潰爛的傷口逐漸結疤，認為是上帝醫治了她，因此信了主。當然，她的咽喉處仍清楚有一道縫合的傷口，以及彷彿曾經聲嘶力竭後的嗓音，記錄著她的病史。

她甚少提及，初到國外那幾年她得了極嚴重的憂鬱症。我們一同坐在山丘看夜景時，她淡淡地告訴我。家敏醫護的背景，看天上的繁星，就像培養皿在黑夜擁擠閃爍的綠光。我說，我得了飛蚊症。家敏輕笑，像幼年村子裡媽媽們以洗菜盆子抹了肥皂泡沫，將大門口路燈下群聚一叢叢繚繞的蚊蟲小蠅掃沾在盆中。

當然，家敏也不是一步就走到這裡的。幾年前，她婆婆的告別式後，想起當初，新婚所受到的精神迫害，仍感疲累。多年後，她領悟到：「是那種不肯原諒人的心，綁著自己，使自己覺得好累、好累！」她穿越過喧嘩俗世，也曾受困於荒漠，行走深山曠野中，穹蒼星宿間，飛奔如鷹颺的靈魂，與塵土齊揚。

以前，家敏覺得自己是爛命一條，不足為惜。有了信仰之後，認知到生命是造物主最精緻的創作，即珍視看待生命。是啊，九百壹拾億對受造基因，奧秘豈可以斗量海沙。手機的螢光幕跳出萬芳演唱會的屏幕：「背向世界，原來比較容易呼吸；好像背向

愛情，比較自在。」彷彿提醒著我，這些年家敏的吶喊。她自喻是：「康復的邊緣人格患者。」、「人格失常，一時失常！」、「妳已死了，因為妳的心已冷了。」是什麼樣的打擊，使她發出這般絕望的哭聲？「也許整個世界愚蠢無知，但我寧願身在其中，而不願回到那個沒有愛的囚籠裡。」、「私心盼望，能永遠活在童年裡。」、「若不回轉像小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」

有一回，她聽了江蕙的〈風吹風吹〉，自此迷上江蕙專輯。在歌者封麥的報導中，我彷彿瞥見坐首排熱淚盈眶，如癡如醉的家敏。

她最終進入了諮商室。因為三十年的婚姻角力，拉扯太劇，像省電裝置的燈泡，人還蹲在廁所內，一閃全黑；也像每隔固定時間，見室溫未達設定，即轟然作響的冷氣壓縮機，讓人誤以為驟雨龐然臨到。

輔導老師帶領她看了一部韓片《密陽》。很容易從女主角李申愛蒼白、震嚇的表情，看出她內心世界的崩潰瓦解，家敏說這是多震撼人的一刻！她彷彿在吶喊，他怎麼可以在她饒恕他之前，他搶先饒恕了她？她必定也經歷「無語問上帝」的心路歷程，祢怎麼可以在她還沒有饒恕他之前，先饒恕了他？比較兇手答語的平穩，幾近平安、寧靜，略帶微悅的容貌，蒼白震悸的申愛是徹徹底底被擊垮了。

家敏和教課老師，就這樣從電影的高潮處切入來探討「饒恕的藝術」。要成為一門藝術，可見饒恕的高難度。家敏告訴我，老師說：世上最苦的監獄是，一顆不饒恕的心。饒恕是不容易的，饒恕是不停的、不停的、不停的洗濯過程，付出的代價是昂貴的。尤其是錯不在我，為何要我付出饒恕的行動？真是無稽之談！老師又說：原諒不等於健忘，原諒不等於和解，原諒不等於償還、抵銷所犯下的罪行。饒恕是一種靈命內在的醫治，使得心靈得以完全的釋放。

我還保留那一片長方的書籤，家敏送我的，印著一句心理學先驅威廉·詹姆斯的話：「智慧的藝術，就在於知道什麼可以忽略；天才永遠知道可以不把什麼放在心上。」

我也記得，家敏的詮釋，所謂忽略，就是「放下」，饒恕是需要這種智慧的藝術。有時候，遺忘是令人釋懷而快樂的，傷害你的那個人，也許是無心，也許是故意和你過不去；但是，被傷了心而一直懷恨的人，卻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。滿腔的恨意，只會一再而再地反覆被傷害。

「家敏，講是輕鬆；有幾個人能做到？」

「所以囉，有人講得很中肯：從上帝來的饒恕是恩典；從別人發出的饒恕是愛心；最難的是，從自己發出的饒恕是智慧。饒恕是釋放一個囚犯，那個囚犯就是自己。一個

籌算如何復仇的人，他的傷口不會癒合。」這些話，我是註記在筆記上的，所以記得牢。

那一刻，我相信家敏是明白的。她的信仰告訴她，許多憂慮和恐懼，都是因為人與那永恆的力量失去聯繫。

家敏不用野獸般殺戮的方式，也不以論斷的方式面對丈夫的外遇；她選擇彰顯基督慈愛的靈。正如蚌以血肉和寂寞的砂石在殼內相磨為映襯什麼？在這場角力賽中，正如陰霾如霧的日子，一滴弧形水狀珍珠在窗玻璃凝聚，晶瑩閃爍、漸次滑落。

很多事情是年紀到了，就自然領悟，但卻有更多時候，是在不知不覺中就傷到最親愛的人。人總是先入為主的挑剔，多過鼓勵的欣賞。家敏就在進出心理諮商輔導室的過程中，狀況時好時壞。幾次與她見面，整個思緒都圍繞著那個人，姑且稱之為「加害者」吧，她念念不忘受害的經過，想藉著心中的怨恨把對方摒除於腦際之外，卻凸顯加害者對她的重要性。

有一個清晨，她夢見尿急，四處尋找廁所，卻總是在各大寺廟門口穿梭，廟內是陰森森的霓虹燈飾，每間寺廟前庭都植有百齡的老榕樹，榕樹根在地面上錯縱盤結，張牙舞爪般鼓起，她就驚醒了。去詢問諮商師，得到的答案是，若一些小罪，諸如亂發脾氣、嫉妒、驕傲等，不對付它，就會如老樹根一樣複雜盤繞，攻占滿人的心靈。

她很明確地知道，心結的轉折是在一次特會中，和一名外國導師碰面，她帶去的問題，是重述過無數次老舊的怨曲，她以為自己不會再哭了。這麼多年來，悖逆、受氣不說，給再多的愛，再多的溫柔，也枉然！

就在四十分鐘晤談結束時，導師為她禱告時，她閉著雙眼，在黑暗中出現了一個蹲坐地上的小男孩，那一大片的黑，是極深色澤的黑，占據畫面百分之九十，在黑暗的正中心點，很小很小很深很遠的一個受傷很深的小男孩，他的弱小和整片黑不成比例，幾乎要被大片的黑暗吞噬，但是那個受創很深的小男孩是在強光投射聚焦的光點中，相當清晰。她想到之前導師晤談時的分析，那個盼望了許久才誕生的早產嬰兒，父母加上姊姊，有十幾隻眼睛盯著他看，那是多麼大的一種壓力啊！心中憐惜、寬憫、包容、饒恕的心油然而生，淚水再也止不住地宣洩而下。

多年來，對這個小男孩的誤解、冤屈，就在那一刻隨著眼淚崩然洩下。多年來心的網綁頃刻間鬆開了，雲散煙消了。那一天，她永遠記得那一天，出了諮商室，心情感到特別輕盈，她開著車子，像騰雲駕霧般行在雲端，輕飄飄的，絲毫沒有重量，這是一次很奇特的經歷，如棉絮浮游在空中。

正像飛在空中。她終於明白飛的感覺。

半年前，她開始覺得胃口不好，以為胃有問題，卻檢查不出所以然。三個月前，被查出胰臟有腫瘤，癌細胞轉移了，速度之快讓人措手不及。

家敏小我一歲，與我相約，當她滿六十歲生日那天，就要一起去地中海自由行。如今，她熬不過常人說的「逢九必凶」！還好，她必定不信這一套。

如果有天堂，我應可看見家敏她美麗的靈魂，正翱翔在蔚然的天際，那樣的自由，那樣的如花綻放，那樣的飄逸，無憂無慮，一直往神子耶穌那有釘痕的雙臂飛蟲……走過祭壇，那美好的仗已落幕，她正解甲赴筵，有翅膀像鴿子，飛去享安息之所。太陽的光芒，為她熾繡晶亮的絲綢……

至少家敏生前深信有天堂這麼一回事。家敏相信，我就相信。她雖走了，卻仍在不遠處。

〈六十想飛〉這篇，作者以從容的筆觸，寫友情，寫寬恕，有深刻的思索，也有細節的驗證。文字典雅，一些電影、夢境的象徵，貼切、有韻味。有些地方宗教語言稍突兀；末尾家敏與諮商師晤談後，看見黑暗中的小男孩，意指她看見了前夫童年心靈的傷害，從而發自內心寬恕了他，此段由第三者寫來，顯得略為牽強，鋪陳不夠，但通篇仍不失為真情之作。（宇文正）

得獎感言

在南極邊緣寂靜的城鎮，回憶兒時景象，十分清晰。總是滿月夜色，伴有流螢、蛙鳴，還有薰香習習的涼風，山水依舊。

眷村建成國宅，不再有巷弄穿梭、串門耳語。留有一塊畸零地，仍綠蔭盎然、蟬聲唧唧，五穀灑遍一地、雀鳥啾啾不停。

比鄰新興一座教堂，悠揚傳來牧師講道：「看哪！天空的飛鳥、水中的游魚，不憂也不愁，上帝樣樣眷顧。」

師母賀絲最先瞥見我眉宇、眼眸間的鄉愁，曉以：有愛，隨處是家。生命歸零，得以窺知生命本質。正是！

歲月仍持續熱情地雕刻不同年代的樣貌。再次提起半鏽禿的筆，很感恩還能書寫。